

人文姜堰



扫一扫 加关注

编辑:周逸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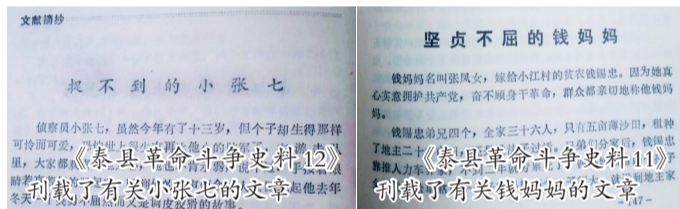
组版:吴丹丹

“南线坚持”鱼水情深

◆钱俊



载有“南线坚持”的动人故事的泰县革命史料



我华中主力部队在“苏中战役”之后北移，形势骤变，1946年6月之后，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南线（靖江、如皋、泰兴、泰县四县）军民进入最为艰苦的斗争阶段，国民党102旅304、306团试图通过“清剿”和“驻剿”全歼我未曾“北撤”的干部和部队，敌人天天捉人和杀人，平均每天杀死两名乡村干部、每半个月杀死一名区级干部。我党干部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始终和人民群众并肩战斗，他们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既鱼水情深又悲壮动人的故事。现从姜堰（原称泰县）地方党史资料中摘转几例，以期后人铭记这段历史。

机智掩护王区长的汤年罐

1946年11月某日，在茅山顾蔡庄南边的一个野舍上，14岁的汤年罐正在给父亲洗衣服，河里突然窜出两个浑身湿漉漉的人。汤年罐定睛一看，其中一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叶甸区区长王向明。

王区长瞥了一眼汤年罐，用手示意他别出声，然后四处张望，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。

在战争环境长大的汤年罐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的处境，于是赶紧找来父亲的旧衣裳让他们换上，然后把他们藏到屋子西边的草堆里，他还在草堆的外围放了几根竹篙。

汤年罐刚做完这些敌人就到了跟前。他们一抬眼就看见了盆里的湿衣服，立马凶神恶煞地逼问衣服是谁的。汤年罐想都没想就说：

“衣服是我爸爸前两天摸鱼弄湿的，因为天气不好，准备今天一起洗。”

敌人满腹狐疑地用枪上的刺刀挑起衣服，偏偏这时衣服里面掉出两张抗币。汤年罐赶紧解释：“这是我爸爸昨天卖鱼时不小心收到的，妈妈为此还和爸爸吵了一架，爸爸气得一大早就上溱潼去找那个卖鱼的了，可是忘了把假钱带过去！”

敌人找不到破绽，就骂骂咧咧地走向草堆。汤年罐见势不妙，故意用脚绊动其中的一根竹篙，于是其他竹篙纷纷倒下，有的还砸到了敌人的头。怒不可遏的敌人立即把注意力从草堆转移到汤年罐身上，并且用枪托打他，汤年罐抱住头边哭边逃。听到哭声的乡亲们纷纷赶到，责备敌人为难这么一个小孩子，理屈词穷的敌人只好悻悻地走了。

不屈不挠的翟家埭村民

1947年1月某日夜晚，翟家埭的老百姓像往常一样洗洗涮涮准备上床，突然村外来传嘈杂的脚步声和狗子的狂吠声。不一会儿，各家各户的们都被拍得“咚咚”响。门一打开，国民党兵就蜂拥而入，并且用枪逼着他们前往村民王长吉家的晒场。

一盏探照灯将晒场照得亮同白昼，晒场四周站满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兵，晒场中间是被捆在柱子上的王长吉，他衣衫褴褛，浑身是血。

人员集中完毕，一个军

官开始训话，他扯着公鸭嗓子嚎叫道：“据可靠情报，共匪头子林秀兰就隐藏在你们村，把她交出来大家就可以回去睡觉，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！”

老百姓一声不吭，任由这个军官表演。恼羞成怒的他再次抡起鞭子使劲抽打王长吉，王长吉的头逐渐垂了下去，仿佛死了一般。人群随即骚动起来，他们准备与敌人殊死搏斗，敌军官见势不妙，慌忙吩咐机枪手准备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林秀兰从容地走出王长吉的两间房屋中间的夹墙……

不为金钱动心的小张七

小张七原来叫钱生道，13岁就当上姜南区游击队侦察员，敌人曾悬赏一万元抓他，同志们就帮他改名小张七。钱生道追问为什么取这个名字，大家哈哈大笑：“你爸爸叫钱张六，你不叫小张七叫什么？”

有一次小张七化妆成拾狗屎的伢儿到庄去侦察敌情，被敌人发现并抓到了。顽乡长钱锡修用文明棍戳着他的脑袋说：“小小年纪不好好读书，却要当匪，成何体统！”小张七反唇相讥：“读书是你们有钱人的事，我这个拾狗屎的读得起书吗？”钱锡修愣了一下，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沓法币，又狠狠心从手指上褪下一只金戒指，对小张七说：“这些你拿去读书，但你得告诉我区公所、乡政府在哪里。”小张七哈哈大笑：“挑在肩上的区公所，绑在腰上的乡政府，要找，你们自己找去吧！”钱锡修脸色一变，喊来刽子手准备对小张七施加酷刑，恰巧这时附近的一间房子失火，本来就十分灵活的小张七趁着敌人的慌乱，一溜烟地逃走了。

拼死保护枪支的杨登英

姜南区武工队撤退时有七支枪、两箱子子弹带不走，区委研究决定：交给苦大仇深的杨登英代为保管。杨登英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请领导放心，就是丢了全家的性命，我也会保住这些枪支和子弹！”她回到家中，连夜和丈夫魏景全、公公魏大爷将子弹埋到芒麻田里的一棵薪棵草旁，为了防止生锈，他们事前还在枪膛上刷了豆油。

两个月过去了，武工队始终没有回来，杨登英早也盼晚也盼。一天，有个名叫薛如山的武工队员带着几个人来到杨登英家。薛如山对杨登英说：“武工队已经回来了，枪

支和子弹在哪儿？”这个薛如山虽然打仗勇猛，但是有赌博的坏毛病，对她不放心的杨登英不敢轻易相信。

果然这个薛如山不是正经来路，他是开小差回来的，想把杨登英手上的枪支和子弹作为“投名状”献给国民党。薛如山的骗术没能让机智的杨登英上当，他干脆把脸一抹，让人将杨登英绑到一棵大皂角树上，用纱钉撬杨登英的牙齿，问一句得不到回答就撬一颗，再问再得不到回答就再撬一颗，血流满面的杨登英立马就疼得昏死过去了。

薛如山几天之后又带人到杨登英家索要枪支，当时杨登英正在给孩子喂奶，丧尽天良的薛如山竟然一把抢过孩子并摔死在门口。

又过了几天，薛如山带人将杨登英和她的公公魏大爷捉到姜堰据点，并当着杨登英的面抽打魏大爷，直至老人家惨死在她面前，杨登英当场就昏死过去，连怎么回家的都不知道。

半年后姜南武工队打回来了，杨登英将完好无缺的枪支和子弹交给了钱队长。

钱妈妈摸黑给武工队报信

嫁入钱家的张凤女是姜南区妇抗会代表，人们都叫她钱妈妈。

钱妈妈的两个儿子都为共产党工作，国民党进行清剿期间，两个月内抓了钱妈妈五次，每次都要她做儿子的思想工作，让他们“不要再为共产党卖命”。钱妈妈轻蔑一笑：“我儿子干革命有什么错，你们的孙中山先生不是鼓励革命吗？”

1947年正月初五夜间，钱妈妈起夜时发现敌人悄悄进了村子，她知道武工队的驻地就在附近，顾不得多想，随即匆忙疾奔而去，并且边跑边喊：“国民党反动派来了，国民党反动派来了！”寂静的夜晚把钱妈妈的喊声传到好远。听见喊声的武工队队长立即集中队伍，对敌人进行反包抄。后来武工队只甩出一颗手榴弹，敌人就落荒而逃了。

敌人对钱妈妈恨之入骨，将她抓到陈家埭毒打，逼她承认是共产党的探子，她咬紧牙关不承认，敌人无计可施，就挖了一个塘并灌满水，将钱妈妈活埋了。

舍身掩护民兵转移的高海

1947年春季的某日下午，莲河六村的贫农高海正在家里为民兵基干队做饭，民兵们

才丢下饭碗就有一股敌人从东头进了村。高海急忙催促基干队向西野曹方向转移，他准备留下来应付敌人。

敌人发现高海家中有很多未洗的碗，当即警告高海：“将功赎罪或许能保住小命。”高海打定主意：“死就死，死之前一定要尽力为基干队争取时间。”

敌人恶狠狠问他：“有没有新四军来过？”高海说：“有，有，刚刚走！”说罢故意将手中的碗摔碎：“这些人拿枪逼我给他们做饭，我家一个月的粮食就这样没了，我可咋活呀？”边说边擤鼻涕抹眼泪。

很不耐烦的敌人继续问道：“朝哪个方向走的？”高海说：“南边，向南边走了，噢，不对，向东走了。”敌人大怒：“东边是老子来的方向，南边是老子的据点，这刁民明显是在戏弄老子。”敌军官头一歪，旁边的两名士兵就将刺刀刺进了高海的腹部。

没有追到基干队的敌人十分沮丧，气急败坏地折回高海家，不但砸碎了锅碗瓢盆，还点火烧掉了他家的茅草房。

夏宝旺等人转移陆荫一行

1947年3月的一天下午，正在田里干活的贫农夏宝旺突然听到河西传来“乒乒乓乓”的枪声，他断定这是国民党追杀共产党。出于对国民党的厌恶和对共产党的同情，他循着枪声撑船前去探看。

这条河不宽，但是很深。夏宝旺的船刚向北行驶了一会儿就看见左前方有十几个人朝他招手，他认得其中的白米区委副书记陈启文，于是赶紧将船靠上去，随后就载着他们过河。

过河的一共有十四个人，领头的那一位气宇轩昂。陈启文悄悄告诉他，那人就是中共县委宣传部长陆荫。

当天傍晚，朱翟村的尼姑庵正准备关庵门，尼姑圣秋突然发现西边来了一群当兵的，个个手里拿着枪，转过头来一看，东边也来了一群当兵的，个个肩上背着枪。西边的人数不多且精疲力竭，东边的人多势众还吆三喝四。圣秋心里明白，于是毫不犹豫地招呼西边的人进庵并随即关上大门。陆荫一行就这样再次被当地百姓营救了。

陆荫告诉圣秋，藏身尼姑庵不是好办法，最好能搞到一条船，尽快把他们送出去，天一亮就十分麻烦。圣秋连连点头，她很快想起经常来庵里敬香的吉老太。正好吉老太的侄儿家中有船，于是陆荫一行在吉老太的张罗下得以安全转移。